

王逸之 著

“文革”历劫记

1966~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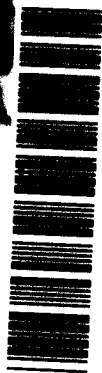
香港艺苑出版社出版

汕头大学图书馆惠存

孔逸之
03.1.5.

王逸之 著

『文革』历史



3600849

香港艺苑出版社出版

文革历劫记 / 王逸之著

出版者：香港艺苑出版社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HK\$ 30.00 元

作者简介

王逸之，广东省汕头市人，一九二四年生，最高学历只有小学五年级。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在一个抗日游击小组做文印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潮安、潮阳、汕头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当过小学教师、小学校长、中学教师。解放后在汕头市党政机关担任过副区长、科长、办公室主任、政协秘书长等职。在左祸为害时期，受过三次组织处理，其后均获平反。其中以“文革”历劫时间最长，共计十年。帽子也越戴越大，从“走资派”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现行反革命分子”。有诗自嘲云：“官居七品芝麻小，劫历三遭顽石坚。”在职期间写过一些文章，大多属奉命而作的官样文章，或系趋时应景之作，无可称道者。离休之后，多种疾病缠身，偶尔也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本书为作者记其“文革”中的经历，无宏论大旨，无曲折情节，只是想留下那个黑暗年代的一些“镜头”，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十年浩劫的创伤和教训。

目录

1	序言.....	陈德鸿
5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序《“文革”历劫记》.....	杨方笙
8	前言	
12	1 天下大乱	
26	2 “站队”问题	
33	3 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上)	
42	4 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下)	
49	5 陈培志夫妇之死	
54	6 “牛窝”大查抄	
57	7 我能认下这个罪吗	
62	8 一曲《正气歌》	
66	9 流放东径	
74	10 在“牛棚”中过春节	
78	11 宽严大会	
83	12 在贫病交迫的日子里	
88	13 一家同在劫难中	
92	14 干校的文化生活	
97	15 “牛棚”生活的“伴侣”——“阿走”	
101	16 高天滚滚寒流急	
107	17 “皇恩浩荡”	

目录

111	18 不断升级的定案工作
115	19 “劝降”
118	20 记“牛头”
122	21 一场“风暴”又袭来了
126	22 传来赦令震冀宫
129	23 四个人的“密谋”
133	24 获赦归家
137	25 一只看不见的手
140	26 “九一三”冲击波
144	27 一门必修课
149	28 牧鹅记事
159	29 给王财元上书引发的一场风波
164	30 避过了一场牢狱之灾
168	31 在“五七”干校上完最后一课
175	32 在机械厂当学徒工
179	33 落实政策 阻力重重
184	34 “走资派还在走”
187	35 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198	36 人间自有真情在
209	37 尾声
213	后记

序言

陈德鸿

王逸之同志所著纪实文学《“文革”历劫记》(以下简称《历劫记》)已写成多年,陆续在我市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刊物发表,引起了热烈反应。近拟结集出版,嘱我为序,本着存史育人之义与知交之谊,不揣鄙陋,写了以下几段文字,抛砖引玉,做为我的读后感敬献于读者。

作者与我可算是老朋友了,解放初同在汕头市区工作,1958年后我离开汕头市辗转于海南岛和潮汕各县之间,他则一直在汕头市。1987年,我们一起在汕头市政协同事,此后先后离休,又一起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服务,并在市政协过党的组织生活至今。因此我们彼此都互相了解。在左倾路线时期,我们遭遇同样命运,从1957年至十年浩劫,几乎每次政治运动我与他都在劫难逃,都受过三次组织处理、“三下三上”,彼此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在政治上翻了身。同是左灾受害人,因而凉热同感,声气相通。他给我的印象温文尔雅,谦逊热情,作风正

派，很有才气，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好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拜读他的《历劫记》，自然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和无限的感慨！

《历劫记》作者虽在前言中说明他只写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在那个年代，包括他在内的每个人的命运是与“文革”的兴迭联系在一起的。他长达十多年的苦难生涯又大多是在所谓“牛棚”、“五七干校”和工厂中捱过的，因此书中展现的就不仅仅是他个人苦难的历程，它必然折射出十年浩劫期间发生在全国和汕头市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发生在所谓“牛棚”、“干校”方方面面的情况，再现了当年血泪斑斑十年黑暗的历史：那种受到最高领袖鼓励的天下大乱、无法无天、荒唐而又疯狂的局面；那种将干部随意囚禁“牛棚”批斗，以及驱赶到“五七干校”，以学习改造为名、实则行残酷迫害之实，践踏民主、法制，践踏人权尊严的法西斯式集中营的罪恶行径；那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反常现象，以及各种风云人物的种种表演，书中都淋漓尽致的作了记述。它是那样的真切感人，催人泪下；那样的震撼人心，发人深省！而这些千真万确的历史在已出版的地方志书中是没有记载的。因此，我认为《历劫记》不仅是作者个人十多年苦难历程的诉说，而且是从侧面反映了全国和汕头市“文革”的一种真象，是对地方志书这一时期史料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也是出版此书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同作者一样，完全赞同已故老作家萧乾和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主张，不能让十年浩劫这样的大悲剧“轻轻翻过去”，因为它给我们党、国家、中华民族造成的祸害是多么惨重啊！“前事不忘”才能成为“后事之师”，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伟大导师恩格斯说过：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又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因此，回顾总结十年浩劫的创痛和教训，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文学的、史论的，乃至如巴金老人建议的建立“‘文革’纪念馆”之类，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应该允许和支持的。尤其是身受其害的当代人，更是义不容辞的一种历史责任。《历劫记》的作者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进行写作的，他在本书的后记中明确地说：“目的是想以史为鉴，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十年浩劫的创伤和教训。”是的，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对于那些在“文革”期间专过他的政、对他实行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人，他以豁达的态度进行辩证的分析，认为他们中除了少数几个存心置人于死地的帮派人物外，绝大多数是属于极“左”路线的追随者或盲从者。因此在作者落实了政策重返领导岗位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宽容大度、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的形象，而非那种耿耿于怀、睚眦必报的人。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还有两件值得一提的事情：一是写作材料的积累。作者在前言中说明，“文革”期间，他有意识地写下一些日记和旧体诗，并以极简单的文字或采取其它隐晦的方式记录下来，从而给他留下了记忆的线索，为他写作此书提供了基础。这一情节十分重要，首先，它说明书中的记述是有根据的；其次，作者即使在“万岁贯耳尊为神”的个人迷信盛行和“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惊心动魄年代，身处受到“专政”、杀机四伏的环境，仍然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看法，不然他就用不着用隐晦的方式偷偷地去写。而敢于这样做是要有胆

识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当年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可说是很少很少，作者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独立思考、能透过纷纭复杂的表象看到问题本质的人。这也是《历劫记》能够写成的一个原因和书中体现的一种精神。另一件是本书写成于1996年至1997年，这段时间，作者已过古稀之年，体弱多病，频频住进医院，几次“报警”，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坚持执笔，拚着老命写成了这部著作。这是什么力量推动他这样做？为利吗？出这种书是要赔钱的。为名吗？已近耄耋之年，还有什么名可图？唯一的动力就是为了存史育人，是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他这样做。

《历劫记》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如上所述，它记述的是作者“三亲”（历、见、闻）经历，具有完全的真实性；从艺术性来看，本书结构严谨，首尾联贯，记叙流畅，感情真切，文字精炼、形象、通俗，即如标题选用、造词遣字，于庄重中飘逸文采，有很强的可读性。因此从纪实文学的要求来衡量，这是一部有重要史料价值，政治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文革』历劫记》序

杨方笙

汕头市有一条最先开辟的漂亮马路——外马路，如今商贸繁盛，楼宇相连，两旁的街树有的已长得又粗又壮，树下时常可见老人牵着孙子在观赏街景，悠闲漫步，好一派和平的景象。可是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这条街道却到处张贴着声讨“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大小字报，高音喇叭里传出一片片喊打喊杀声，这儿那儿布满了“造反派”的武斗据点，时不时要拉出一批无辜的受难者上街游斗，甚至迫害致死，全是一派恐怖肃杀的情景。后面这一组镜头，如今35岁以下的青少年市民不但不曾见过，恐怕竭尽自己的想象力也难以想象。

然而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汕头市的一段历史，也是我们国家的一段历史。既是历史，不管它如何反常，如何荒诞，我们就只能承认它而不是抹杀它，然后才能从中找出根源，引出教训。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同是三十多年前一场“文革”浩劫的经历者、见证者，有人刻

骨铭心，认为这一惨痛教训应当牢牢记取，教子教孙，勿使这样的悲剧重临再演；有人则早已将它忘却。不但自己忘却，还千方百计想要回避它，讳忌它，好像这样一来，那一段血腥的历史就不再存在一样。这绝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须知不能正确吸取历史教训，我们还会在后来的岁月里听到它的回声，受到它的影响，弄得不好还要历史重演。

王逸之同志是在汕头市政府部门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解放后他参与了汕头市每一步艰难的建设，也见证了他前进中曲折的过程，“文革”一来，由于他没有“紧跟”，加上曾戴过“地方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认为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便在劫难逃。在长达10年的“牛鬼蛇神”生涯中，他从这一“斗争”会场到那一个“斗争”会场，从这一座炼狱到那一座炼狱，尝尽了苦涩无奈的人生滋味，即便后来地委下达了“解放”的批示，他还见不着“柳暗花明”，还有新一轮的“山重水复”。所有这一些经历既是一般“牛鬼蛇神”共同的遭遇，又有他自己命运的独特之处。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被苦难击倒。他对自己有信心，对历史发展规律有信心，虽然一再被斗，反复被斗，他仍然在省察，在思考。

结果便是，他留给我们一部交织着是与非、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文革”历劫记》。

写这样的一本书，可能有的人不太舒服，似乎依靠他们的超级谋略，那段历史早已被遮盖过去了。但是对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对那些35岁以下，不知“文革”为何物的人，却是非常有用和有益的。不读这样的书，怎么能知道党中央关于“文革”必须“彻底否定”的决议是何等英明

和正确？不读这样的书，怎么能知道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可贵和迫切性？不读这样的书，怎么能区分什么是真的马克思主义和假的马克思主义，真的革命与假的革命？

这本书除了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外，在写法上也一本真实，朴素无华。其中一些镜头、一些场面乃至一些细节，都是原原本本道来，不事夸张，却自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在行文中有时还引用了他在“浩劫”中偷偷写下的一些小诗，使我们不但“明其事”还能够“知其情”，我认为这种组合也是很好的。

据我所知，王逸之同志在结成本书前曾经将里面一些章节片段在汕头市《老游击战士》刊物上发表，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不少读者都希望他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写下去。王逸之同志以多病之身，最后将这个任务完成了。我相信这不但对当前的人有好处，对将来的编年史家也能提供较多的鲜活的史料。

有一个伟人说过：“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愿我们三复斯言！

2002年8月26日

前言

三十多年前，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民带进了长达十年的浩劫之中。这场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以至于“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以后，幸存下来的人，心灵留下的创伤至今未能愈合，时时隐隐作痛。

中央早就宣告“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是不敢面对这段历史，总是存在许多忌讳，总是对这段历史的责任问题说得不明不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一代人中，亲历其境、亲经其事、亲受其害者存下来的越来越少了，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又很陌生，有的地方的党史、志书似乎也有意回避这段历史，不作专门章节的记述。时过境迁，这十年的灾难在许多人的脑子里逐渐淡化了。

在这场民族的浩劫中，直接受害者数以千百万计，我是不主张所有的受害者都耿耿于怀，也不主张大家都纠缠在这十年的老账上，但历史的

教训必须记取。不单我们这一代人要记取，还要留下能够反映这段历史的资料，让我们的下一代人及至子子孙孙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它给我们的国家民族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只有不忘记过去的苦难，才能更加珍惜今天和明天美好的生活。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轻轻翻过去，就好像这十年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让这一代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面对历史茫然无知，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任意歪曲历史，我们岂能不内疚于心？

我是一个小人物，限于水平没有能力写“文化大革命”那些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更没有能力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总结，只能把自己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给那个群魔乱舞、是非颠倒的荒唐年代录下一些“镜头”，留下一点历史资料。我的这段经历在同一年代身受其害的人中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这段经历，也反映出那个荒唐而又疯狂的年代许多任意践踏法制、践踏民主、践踏人权的社會现象以及各种风云人物的种种表演。因此，这本记述我在“文革”的遭遇的书，并非我个人的恩怨录，我把它作为历史的见证，奉献给读者。

“文革”开始不久，我便在我的工作单位中成为“炮轰”对象。以后被“夺了权”，“靠边站”，又以后被囚禁在“牛棚”两年多，身经数十场的批斗，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出了“牛棚”后，仍在汕头市“五七”干校过了近三年的被监控的日子。给我立下的专案不断升级，从“走资派”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现行反革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得到平反昭雪，前后历十二年之久。我时常感叹人生能有几个十二年？但能活下来作为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人，也算大幸。在“文革”这段时间，我曾断断续续写下一

些日记和旧体诗，这些都是用极简单的文字或采取其他一些隐晦的方式记录下来的，给我留下许多回忆的线索。这本书中的许多事件和情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在写作过程中，我掌握一个原则，只写自己在“文革”期间及至1978年10月我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一些与我有关或与书中所写一些情节有关的人和事，也只限于我亲眼所见或有文字为依据的，尽量做到如实记述当时的情况。在“牛棚”时，为宣泄情绪写的一些旧体诗，大都属打油之作，却也是“牛棚”生活及思想的真实写照。我将其中的大部分收进这本书的各个章节。今后，如果有人想对汕头市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这本书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书中提到一些不很光彩的人物，只记其事，都隐其名，有的连姓也隐去。对于这些人，尽管他们专过我的政，对我和其他一些受害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我不会因此记恨在心，也无秋后算账之意。实际上，他们中除了少数几个呼风唤雨、偷天换日、存心把人置之死地的帮派人物外，绝大多数是属于极“左”路线的紧跟者或盲从者。有的人开始是被斗的，后来“站正了队”，跟上去了，又成为斗人的。我想这场浩劫过后，斗人的和被斗的都应该醒悟过来，反思一下过去，认清“文革”这场祸乱的根源。

“文革”期间形成的各种具有独特形式和内涵的词汇及特殊语言极其丰富，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这场运动的人，恐怕会感到茫无头绪，不知其所以然。曾经有一个青年人就问过我，什么叫“牛棚”？什么叫“黑帮分子”？什么叫“三忠于”？因此，我在书中对这一类的词汇做了一些文字注

释。书中涉及到全国和汕头市在“文革”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做了一些注释，以便读者对当时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

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反思，也许中国人民至今还没有从个人迷信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也许我们这一代人至今还不能从那条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中解脱出来。这样，也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伟大的历史转折和今天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国人民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终于进入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

坚冰已打破，航道已开通，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毛泽东那一句“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话，已经不再使人胆战心惊了。我相信像“文革”这样的全民族大悲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